

LIU YONG QUAN JI

刘墉全集

· 生死爱恨一念间 ·

杀手正传

小丑就是小丑，

自己再有委屈、再不快乐，

也得收起来，表现出十分快乐的样子，

带给观众快乐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1267.1/15-9-1

LIU YONG QUAN JI

刘墉全集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正传/刘墉著,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00. 10 (刘墉 作品)

ISBN7-5442-1715-9

I. 杀… II. ①刘… III. 散文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5393 号

杀手正传

刘墉 著

作 者 刘 墉

责任编辑 刘 键

封面设计 李 明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5352207 53592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海出版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88 千
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~ 3000 册

书 号 ISBN7-5442-1715-9/I·326

定 价 13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板所有 盗版必究

编者的话

刘墉，号梦然，画家、作家。一九四九年生于台北，祖籍北京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，圣若望大学研究所及师大美术系毕业。曾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、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、美国水墨画协会国际展主审。

刘墉先生涉猎广博，故文章清新俊美，如诗如画。或抒情或议论，于平实之中显现出深刻的哲理，教人深省、催人奋进。

刘墉先生的主要文学作品有《萤窗小语》、《我不是教你诈》、《情深未了缘》、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《漂泊的人生》、《超越自己》、《创造自己》、《肯定自己》、《点一盏心灯》、《做个快乐的读书人》、《一生能有多少爱》、《冷眼看人生》、《杀手正传》等。在读者中好评如潮。

刘墉先生在台师大毕业后定居于美国。曾多次到祖国大陆参观考察。在一生的漂泊之中，有了太多的爱，爱台北、爱纽约，更爱北京。有爱就有了牵挂、就有了追寻、有了漂泊。正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：“从被爱所创造，到这个世界漂泊，乃至为心爱的事业、心爱的人，而不断追寻。”“生命是什么？生命是爱，爱就注定了漂泊。”作者正是在追寻爱的过程中不断的漂泊，在漂泊中使爱沉淀、使爱升华。

在这套《刘墉作品》中，我们选编了刘墉先生的代表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，她教你认识社会、认识人生；怎样去追求、创造；怎样去爱与被爱。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与安慰。

目 录

生命的美丽与哀愁	1	乔 迁	85
人 暮	8	乱 世	92
圉 圉	16	英 雄	98
苟 活	24	老 兵	102
蜕 变	31	杀之美	111
复 健	38	殊死斗	120
废 功	44	淫 妇	131
替 身	51	黑手党	137
偷 生	58	蔫土匪	145
手 术	65	肉 靶	154
亮 刀	72	女人香	165
宠 臣	79	贱之生	170



杀 夫	177	新 年	219
抬头相	188	庆生之杀	224
远 行	193	气 短	230
天 杀	198	硬 颈	235
分 娩	205	母 爱	239
逃 家	209	安 宁	246
生之限	214		

前言

一只螳螂的一生，与一个人的一生有什么不同？
有生有死、有伤有杀、有爱有憎。
本来对这世间的种种，
就应该『有喜有悲』又『无喜无悲』。



生命的 美丽与 哀愁

从小我就喜欢栽花种草和观察各种小动物的生态。我经常把母亲择菜剩下的菜根，种到土里，非常小心地培养，并在见到它们恢复生机，抽出新叶的时候欣喜不已。

我也试着先挖开蚂蚁窝，看它们的生活，再把蚂蚁带进我在纸盒里“制作”的新窝，希望能创造一个属于我的“蚂蚁城”。上中学之后，我开始收容流浪的小猫，常把奄奄一息的猫仔带回家，用眼药瓶喂奶。我总是半夜起来，看它们睡得好不好，并在小猫垂危时，为它作人工呼吸。

那时我住在失火后的废墟上。日式房子倾颓之后，原来隔间



用的土墙，变成一堆堆的黄泥。我利用那些泥土养了许多不知名的草，有些结出小小的浆果，我又用来酿酒。或把桔子树的叶子，泡在酒精里，制作怪怪味道的香水。一场火，烧去了我的家，却烧出了一田园。

大学，我进入师大美术系。我常在写生时盯着那些花看，觉得她们含苞美、绽放美、凋零也美。画久了，熟悉了花的样子，很容易看出什么地方是因为虫咬或风折，造成了病态。但我发觉即使有病，只要是在大自然中形成，也便有一种人力无法办到的“自然美”。

我虽然常为写生而偷花，但对好些摘回的花，总尽最大力量，去维持她们的生机。即使只剩下一片叶子。我仍然用水养着，希望出现奇迹。

我也会试着把折断的花茎重新接好，如同医生为人接合断了的骨头。医生写病历，我也记下每个接合的步骤，和其后的发展。

至于那些凋落的花，我会用刀切开，看里面的构造，并忠实描绘下来。我的教授曾问我：“画花又不是画解剖图，何必如此钻牛角尖？”我的答复很简单：“好奇！好奇！”

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做同样的事，我的写生册，如同一本生物图书。我的手边常放着解剖刀、显微镜。我会数鸟的“一级飞



羽’、“二级飞羽”的数目，研究它们振翅速度和毛形状的关系。也常去博物馆看鸟的骨骼，并记录下来。

因此，我写了三本花鸟和山水写生的书。不知是否这种从科学角度探讨中国绘画的方法，能引起西方人士的共鸣，有一阵子单单在纽约曼哈顿城中，就有四家书店把我的书放在橱窗展示。

近几年，我虽然没举行个人画展，但依旧写生，有时为一种花，能连续工作两、三个礼拜。我发觉最能让我精神放松的方法，就是为花鸟写生。忠实地记下它们的一花一叶、一羽一喙。当我面对它们，凝神写出的时候，能摒除一切杂念，达到忘我的境界。

每次写生完，我还是会作解剖，记录花开的时间，采集的过程，并写在日记里。我的日记有个地方，专门记录各种生物萌芽、开花、交尾和产卵的时间，以及潮汐的起落。

知道潮汐，使我能把握最佳时机，走到水边的沙滩，看落潮之后各种水鸟和鱼介的生态，我家不远就是海湾和沼泽地，高高的芦荡间，有看不尽的野生物。看它们，是我静思的另一种方法。

“万物静观皆自得。”古人早有这样的感触，我也深深体会到。有时候捡起一颗小石头，都觉得掌握了整个世界。每颗石头都有属于它独一的纹理，也都有它千万年的历史。每个贝壳都会住过小生命，那么巧妙地盖它自己的家，然后弃守、死亡，睡在海床



千百年之后，被偶然地冲上沙滩。每只小鸟，都早早地出现，却一入晚，就不见了，它们都有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爱。

每只小虫也一样，有的藏在叶下，有的藏在花里，有的钻进果实，有的躲在土中。它们各自占领地盘，似乎早就开始默契地分享这个世界。

在观察它们的过程中，我不但得到怡情养性的好处，更对大自然有了更多的领悟，也愈觉得每个生物都那么有智慧，而愈尊敬它们，愈觉得自己渺小。

● 一九九五年暮夏，我抓到一只螳螂，也照例记录它的“生活、起居”。螳螂，又叫刀螂，捕食害虫，对农业有益。是少数能当作“宠物”养的昆虫，我为它觅食、为它治病，甚至为它“寻偶”，跟它建立起深厚的情感，也由它身上领悟了许多过去不会想到的东西。

在北美，绝大多数的螳螂，十一月初就会被冻死。我的螳螂在室内养尊处优，当然活得较长。在我全家细心的照顾下，它不但活过新年，活到一九九六年，而且一直到二月初才死。我为它办了一个小小的丧礼，还打电话给“金氏世界纪录博物馆”，问他们是否可以把这长寿螳螂列入纪录。虽然他们后来告诉我不可，我却激发了另一个想法——



根据每天的日记，为螳螂写一本书。

写作是由八月开始的。也可以说是在它死去半年之后才动笔。这当中我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犹疑，怕自己没有能力写成这么一本书。我也犹豫，是不是用这本书，把自己的心灵世界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虽说是记录一只螳螂的一生，这本书实在是我的“随想录”。也可以说是由观察螳螂所产生的种种联想。正因为是“随想”，所以谈天、说地，几乎没什么边际。我曾经在创作中，想读者会不会不耐烦这种题材，又会不会骂我瞎扯。但是我接着安慰自己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敢为一只螳螂，写成一本书，这‘试探’，就能算是成功。”



在我过去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，每隔一阵，就会出版一本试探的“游戏之作”。从早期的《萤窗随笔》、《真正的宁静》到近期的《做个飞翔的美梦》，都是记录我心灵的“私房书”。在出发点上，是“只求娱己，不为娱人”。

也就在这“只求娱己”的想法下，我以连续三个月的时间，完成了这十八万字。因为主题环绕着一只吞噬同类的螳螂，所以取名为《杀手正传》可以称得上是我的“异色书”，里面有不少血淋淋的镜头，也有些限制级的东西。只是在那些镜头的背面，我



希望呈现真实的世界。既然这个世界还存在凶险诡诈、危机四伏，我为什么不能把其中的道理说出来？

对的！我在这本书里真正谈的是个“理”。是相生相克的天理、优胜劣汰的定则，也是“生之无奈”。我觉得只有当一个人看透这些定则与无奈之后，才能泰然达观。相反地，不去面对、不去接受，只会造成内心的不安。

正因此，我把这本书放在我的“处世系列”中。许多在《冷眼看人生》或《我不是教你诈》里，不易讨论的政治和人性的题材，都借着那只螳螂杀手表现出来。在此，我必须强调，书中反讽的是整个历史与人生命，没有任何对现代人物的影射，请读者千万不要往牛角尖里钻。



一只螳螂一生，与一个人的一生有什么不同？有生有死、有伤有杀、有爱有憎。本来对这世间的种种，就应该“有喜无悲”。前者可以说“生活是方的”，既然“生”，就会面对许多有棱有角的困境；后者可以说“生命是圆的”，到头来，我们若不能把一切离合悲欢，看成一个“圆”，或一个周而复始的“生之定律”，就未免太苦了。

“天生万物，天杀万物；万物生万物，万物杀万物。”这是我在整本书时表现的“圆”。也为了画这个圆，我在未出版之前，先



将版税五十万元，捐作慈善公益之用，希望《杀手正传》带来的不是“杀”，而是“生”。

这本书是我最新的试探，它可能深奥些、艰涩些，但我衷心地请求您：耐下心，慢慢阅读、慢慢咀嚼、慢慢回味、慢慢同情

.....

暮

一家人聚在盒子的四周，
如同罗马的士绅和淑女，
在竞技场的四周，
看场内的血腥杀戮。



入

暮

又到了“灰霉病”的季节，牡丹和芍药的叶片上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，尤其是春天开花时，把花剪掉的位置，好像开刀之后的伤口，发了炎，最靠切口的地方是黑的，往下渐渐转为咖啡色和白色，那“白色”就是一种霉。

照园艺书上说，灰霉病是因为湿热造成，今年的夏天特别热，也特别多雨，怪不得病这么重。书上又说必须把患病的叶片和枝子全剪掉，还强调，剪下来的叶子千万别掉在树下面，因为会造成整株树都被感染。

多妙啊！所谓“落叶归根”，居然有些叶子就不能归根，即使



想归根，也得把它移开，宁可施化肥，也不能让叶子去滋养它的“母株”。

这种落叶大概就像所谓的异议分子，放逐海外，到老也不准回国，因为你回国带来的不是养分，而是毒素。如此说来，最被欢迎落叶归根的应该是松杉之类了。有时候走进古老的杉木林，脚底下一片软绵绵的，好像踩在厚厚的褥子上，原来全是它掉下的针叶堆积而成。针叶不太有水分，大概也没有什么养分，虽然不太能滋润母株，却另外有个好处，就是杂草不长、蚊蝇不生。据说连蚯蚓和吃蚯蚓的鼯鼠都找不到。这么干净、安详、宁静的森林多可爱啊！没有一点“杂音”，是真正的“一言堂”。



可惜我现在面对的是个充满异议分子的牡丹，它是标准的美人，花开得又大又香又漂亮，叶子长得奇形怪状，是最复杂的“二回三出羽状复叶”，而且在那叶子之间容易得病。炭疽病、灰霉病、孢肿线虫病，样样会造成感染。

照中国和日本园艺的理论，要让牡丹长得健康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在九月中旬，把整株树的叶子摘光，既然没了能长虫的叶子，也就不容易得病。这跟某些国家的政治理论是很像的，铲除一切可能散布毒素的异己，是维护国家安宁的最好方法。但是换成美国的园艺家，就会说，好好的牡丹，只是长几个黑斑算什么？早



早把叶子摘了，哪还像株树？要知道，生病的叶子总是叶子，它还照样能行光合作用，也照样在秋天染上一抹红。这灰霉、炭疽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大不了明年少开两朵花，何不留着？

面对长了斑点的牡丹，我开始矛盾，最后决定采取折中方案，先剪掉生病的叶子，再等中秋，摘掉全株的叶子。

● 我很小心地抓牢叶片，再由基部剪下去，只有这样才能确定，没有一个异议分子潜逃入境。

突然，叶子抖了一下，我左手食指一痛、一紧，一片叶子的尖尖居然带个倒钩，钩住我的手，我自然反应地狠狠甩，把那叶子摔到草地上。

叶子居然站了起来，而且摇来摆去。原来不是叶子，是只螳螂。

好极了！我喜出望外，多少年没见这小东西了。记得上次养螳螂还是十几年前，儿子养的，养了两个月。更早的记忆则是我自己小时候，在纸盒里养螳螂，不记得活了多久，只记得那灰黑色的螳螂屎。

我赶紧冲屋子找进纸盒，车房里纸盒一大堆，但不是太大，就是太小，真急死了。盒子可以慢慢找，螳螂可先得抓到，我随手拿一个麦当劳的纸袋往外跑。



跑回院子，它居然还等在那儿，看到我，又恢复原来弯着两只上臂，作势要攻击的样子。我把袋口撑开，成为一个圆形，慢慢向它靠近。准备在它冷不防的时候，狠狠罩下去。

它还是没有躲，伸着三角头，盯着我的纸袋，上身高高抬起，好像一个拳击手要出拳的样子。“真妙了！”我心想：“似乎不用我费力，它既然以为可以跟我的纸袋一战，而且十分自信又自大的样子，当然也就不会潜逃。既然不会潜逃，也就犯不着我带手铐和脚镣拘捕它了。”

这螳螂就是“大哥”，大哥可以接受邀请进去谈谈，大哥也可以被捕，但是大哥要面子，大哥绝不尿遁，也不鼠窜。

●
它果然被我轻松地罩了，袋子里发生啾啾出拳的声音，我把口袋往草地上压，再慢慢缩紧，心里兴奋极了：“看！多棒！多走运，不但抓到一只螳螂，而且是只又狠又勇敢的。”

把纸袋放在桌子上，用镇纸压住袋口，开始为它找“家”。这家得够它住，所以要大；但不能太大，太大不容易管理；送进小虫，在大盒子里飞来飞去，也不容易抓。这盒子最好完全透明，只有透明才能看它在做什么。尤其是当它猎杀的时候，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大虫，手到擒来，一口一口地吃掉。再悠悠闲闲地洗个脸、唱首歌，这是多么惊险又刺激的事。